

感念叶辛老师

□ 胡 兰

时间看看书,写写散文,生活要有艺术。其实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物质的,而是精神的,文学在自己心中的位置是神圣的,它是一种力量,是一种温暖,也是一种亲情。

临别,叶老师递上名片,特意写上“文定思远”四个字。我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敬意。还说最近完成长篇小说《客过亭》,这是知青题材的第十本书,这不仅仅是一本知识青年题材的长篇小说,也是一本人生之书。

初见到叶老师,他给人的感觉是谦虚和厚道,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很关心,听说公安文学创作协会有什么活动,请他帮忙,从不推辞,再忙也拨冗参加,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,我也颇有同感。

第二次见到叶老师是2009年7月7日,我应邀出席纪念《人民警察》创刊60周年的活动。我敛声屏息地进入会场,又见到了叶辛老师,便像见到老友似的,主

动上前与他握手,并提出与之合影留念,他欣然同意。叶老师在会上发言说,他参加了十多次《人民警察》的评奖活动,对刊物的质量给予了高度的褒扬,对公安局的历任领导重视和关心文化建设给予了由衷的赞扬。其实,叶老师自己也非常支持公安文化的建设,《人民警察》每年的大奖赛,他都拨冗参加,有时从其他会场赶来出席评审会,还有为公安文学爱好者讲课,推荐公安作者加入作家协会等等,他对公安文学的关心和支持,赢得了文学民警的交口称赞。

第三次见面是2012年春天,随《人民警察》编辑部到贵州开笔会,在贵阳机场巧遇叶老师。我发现他后,像老友似的与他握手,又提议与他合影,他随和地与大家合影。我对叶老师说:“在舞阳河的景区,看见你的题词,真棒!”他笑着解释说:“那是好几年以前写的。”

坐在飞机上听文友介绍,他1969年到贵州插队,一呆就是十年。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和寂寞,叶老师白天忙于农活,晚上守着茅屋里的煤油灯,以顽强的毅力,写出了厚厚一叠有关知青的书稿,这

段丰富而又跌宕的插队经历使他与文学结伴。1977年他的处女作《高高的苗岭》终于问世,之后,又写出了《蹉跎岁月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,被拍成电视剧,一下子闻名全国。之后,他的《孽债》也拍成电视剧,更是轰动一时,这几部小说和电视剧确立了他在中文坛上的地位。

我写了多年的散文,2012年夏天,准备结集出书,想请叶老师写序,但又恐大作家拒绝,小心翼翼地问编辑部李老师,他说没问题,一个电话打过去,叶老师果然爽快应允。不久,叶老师又介绍我加入了上海作家协会。我对叶老师的写作佩服之至,对他热心支持公安文化建设敬佩有加,对他给予我的帮助更是感激不已。

桂香苑

刊头书法 苏奎

最近拜读了《解放日报》上刊登记者采访叶辛的文章,见他笔耕不辍,古稀之年又写了三本系列长篇小说,令人敬佩。故此,想起了与叶辛老师几次见面的往事。

第一次见面,是在《人民警察》辞旧迎新的宴会上。当编辑老师向在坐的老师介绍我说,这位警官也喜欢文学,坐在右边的陈村老师在旁笑曰,美女作家,左边是叶辛老师,与两位文学大家邻座,颇感荣幸。

酒席上我向叶辛老师敬酒,对他说,我读过你写的《蹉跎岁月》《孽债》和《家教》等作品,非常喜欢,尤其是《孽债》。

叶老师问我,你具体做什么工作?我告知他,是侦查工作。他感慨地说,在战争年代,我们有一支像潘汉年那样战斗在敌人心脏看不见战线的英雄,和平时依然需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奋力拼搏、默默奉献的公安战士。

我介绍说,侦查工作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,在一般人看似风平浪静,相安无事的背后,却充满着惊心动魄的较量与生与死的考验。我早已习惯了无人喝彩的寂寞,无怨无悔,努力把本职的事做好。空余

从我记事起,母亲就天天当着我的面,数落父亲,我对父亲的缺点如数家珍,从小就不喜欢父亲,因为都是母亲操劳家务,父亲回到家就躺床上看书。

父亲看完书,还喜欢给我们兄妹讲,开始我还听得津津有味,上了小学,特别是上了四五年级,文化高了后,对把女嫫读成女“祸”的父亲甚是鄙夷,当面揭穿他几次错别字后,父亲大受打击,只闷头看书,再也不讲给我们听了。

我上高中后,因为文化又高了,懂得也多了,越发瞧不起父亲了,甚至开始替班母亲,对父亲的言行进行批判,父女关系一度僵化。

父亲没有大志向,他一辈子都靠出卖劳动力赚钱养家,当过最大的官是村办工厂的车间主任,母亲说,那个车间刺头儿多,不服管,厂长给父亲这个小官帽,完全是看中了父亲傻,没心眼,不怕得罪人,才让他当的。

父亲新官上任,除了管理车间,还管厂子里的闲事,一日,父亲看到有人进厂拉铜灰,父亲过去询问收购铜灰的价格,得知是市场价的一半,便跑去厂长办公室汇报了此事,说厂子里的铜灰卖便宜了。

父亲回家后,向母亲显摆此事,说他帮厂子多收入了多少钱,母亲听完,生气地说:“完蛋了,你这主任干到头了,厂子里的铜灰一直是这个人收购,大小领导都睁一眼闭一眼,你以为厂长不知道价格卖低了呀,人家这里面有说道,被你揭穿了,表面感谢你,心里却恨你……”

父亲听完,梗着脖子说:“公家的东西,谁贱卖也不行,别说厂长,就是村书记,我也敢拦下。”

父亲固执又顽冥不化,被母亲一语成讖,一年后,父亲所在工厂停产,父亲去了另外一家村办企业干活,厂长还是同一个人,但父亲却不再担任车间主任,被安排到锅炉房烧锅炉。

父亲完全拎不清社会这个江湖,我遇

到事情也不会同他商量。

我25岁之前,和母亲思想同步,老爱数落父亲,这个不好,那个不对。我25岁时,父亲因脑血管堵塞,身体越来越不好,锅炉也烧不了了,只能干看大门的活儿。

看大门没看几年,父亲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,渐渐开始淡忘这个世界。

父亲去世后,母亲总在不经意间说起父亲:“若是你爸在,这活儿哪用我干呀?”

“若是你爸在,他们能这么欺负我?”“你爸命不好,下了一辈子力,没过上一天好日子……”

这时,我才理解母亲,她和父亲在一起时吵吵闹闹,没一句好活儿,父亲走了后,才知道他的重要性,父亲的优点也一点点闪现出来。

我又何尝不是如此,父亲去世后,才公平公正地评价父亲,写了很多表扬父亲的文章:父亲会剃头的手艺,几十年如一日帮乡亲义务剃头;父亲虽然粗枝大叶,做事不计后果,但也正因为这个特点,让他在半夜听到有人喊“救命”时,鞋子都来不及穿,拎着顶门棍就往外跑,才会在听到有人掉到河里呼喊救命时,义无反顾地下水救人……

父亲四十岁单位体检时,检查出高血压病,连医生都质疑,血压这么高,还干体力活,怎么坚持住的?在单位超负荷运转,回到家就累瘫在床上,这也是他“懒”的原因吧。现在的我,回想起父亲,甚至连他读错别字的画面,都感觉温馨可爱,只是这一切,父亲都不知道了。

时间越久,往事越清晰,越能公平客观地评价一个人,我的父亲是位普通的农民,他有优点也有缺点,遗憾的是,他在世时,自认为长大了的我,老爱数落他,我欠他一个好评。

如果早认识到这些,我能在父亲健在时,多夸夸他的优点,我和他的父女关系便会融洽许多。

可惜,我在父亲走了后,才懂得如何同他相处。

我欠父亲一个「好评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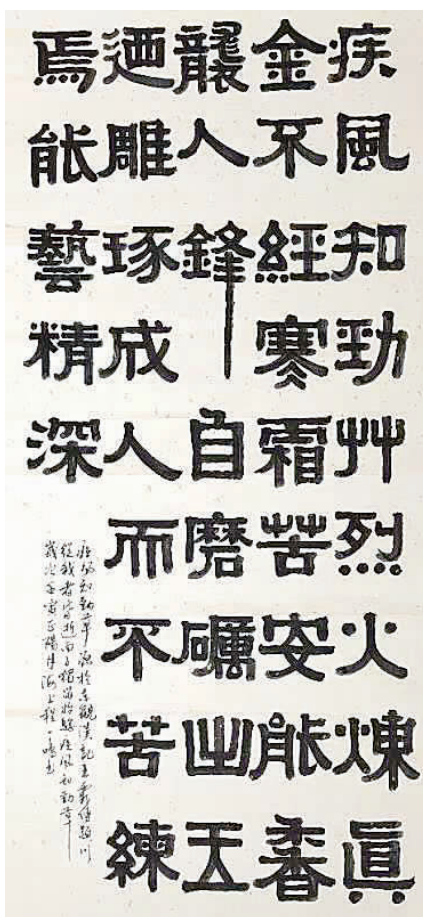
□ 马海霞



书画艺坛

程一鸣

67岁,原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处级干部。上海市东方书画院画师,上海市徐汇区书画协会副秘书长,中国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书画院画师。



▲ 书法对联《嘉以·质朴》
▶ 书法《疾風知勁草,烈火煉真金》